

第30个世界读书日之际

聚焦全民阅读国家战略 共探发展新路径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陈 麟

3月2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条例》的发布,为全民阅读事业发展带来了诸多积极信号,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多位全民阅读专家、阅读推广人以及出版机构负责人,共同探讨《条例》出台的重要意义、对行业的影响、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樊登
(帆书App创始人、阅读推广人)



徐升国
(长兼国民阅读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出版研究所



徐冬梅
(亲近母语语创始人)



张发钧
(西南大学出版社党委书记兼董事长)



陆思成
(广西教育出版社总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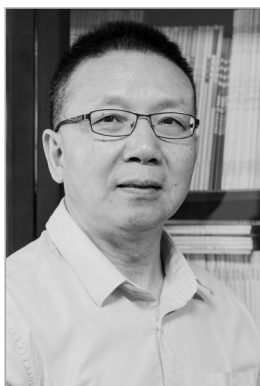
黄軒庄
(书记、董事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党委



余佐赞
(华文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周祥
(云南教育出版社社长)



卢先和
(清华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阅读“立法”意义重大

在采访前一天,帆书App创始人、阅读推广人樊登刚结束合肥的演讲返程。尽管当日合肥刮着大风,但现场仍有几千人参加。深耕阅读推广领域10余年,樊登见证了阅读对个人的积极改变。他说,许多人通过听书、读书逐渐养成阅读习惯,比如他的一位朋友,曾经几乎不阅读,却在多年听书的熏陶下,变成了一个喜欢读书并通过读书解决问题的人。还有很多孩子听他的书长大,有一个小孩从初三听到大三。这些变化让樊登深刻体会到阅读推广工作的价值。在他看来,社会由众多个体构成,其核心活跃度依赖于个体的进取、学习以及对社会的关爱程度。而阅读在提升全民素质、增强社会活力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出版研究所所长兼国民阅读研究中心主任徐升国在采访时表示,《条例》是多年来全民阅读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成果,其推动全民阅读走向法律化、制度化和体系化,确保全民阅读工作常态化开展。《条例》内容丰富且深入,具体涵盖五个关键方面。一是将全民阅读纳入各级政府工作计划和规划,使其成为政府常态化工作内容;二是明确各级财政资金保障,为全民阅读这一公共文化服务项目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三是推进阅读公共服务设施和服务保障的制度化建设,涵盖书店、社区书房、图书馆等;四是针对各类重点人群的阅读促进提出明确要求,尤其是满足幼儿园、中小学生等重点人群的阅读需求;五是将于4月最后一周设定为全民阅读周,借助世界读书日的契机,唤醒大众对阅读的重视,营造浓厚的全民阅读氛围。

“《条例》通过明确政府、社会和公众在全民阅读中的责任和义务,有助于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华文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余佐赞指出,其中明确公益性捐赠享受税收减免,这一政策鼓励企业捐赠阅读设施和服务资助项目,为出版企业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

国家开放大学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冯立国认为,《条例》进一步健全了全民阅读促进的顶层设计,明确了“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力量参与”的各方主体责任,就提高全民阅读推广效能、提升全民阅读服务质量、加强各类重点人群阅读保障给出了指导意见及具体举措,具有鲜明的导向性和实操性。冯立国分析,《条例》在阅读内容供给、服务功能升级、重点区域和人群覆盖保障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对出版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推动高质量普及性读物、适老化读物和职业培训类读物等重点市场迎来增长;二是促进出版物内容与形态创新,分级阅读标准实施将催生少儿出版新的增长点,数字化与无障碍化阅读也将加速出版产品形态的数字化升级;三是重塑行业竞争格局,促使学校、图书馆等机构与数字平台、技术提供商开展合作,这对传统出版社形成了新的竞争压力。

《条例》的出台,不仅从国家战略层面为全民阅读提供坚实保障,也为出版行业发展指明了方向。西南大学出版社党委书记兼董事长张发钧认为,在政策引导下,出版行业将更加注重内容质量提升,加大优质内容供给,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将促使出版单位深入挖掘多元题材,创新出版形式路径,满足读者多样化阅读需求,还可整合行业各方资源,强化行业规范,提升行业整体竞

争力,营造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同时,《条例》的实施将提升整个出版行业的社会影响力,从而创造更有利的发展环境,激发行业活力,吸引更多资源投入到全民阅读相关出版项目中。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黄轩庄认为,《条例》有助于规范阅读推广活动,保障公民阅读权益,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阅读热情。对出版行业而言,将更好地推动行业稳定、健康发展,促进出版机构产出更多品位高、质量优的阅读产品。针对《条例》提出要鼓励阅读消费、促进相关产业发展,黄轩庄坦言,这将为出版企业划出一片新的消费“蓝海”。因此,对于出版机构来说,一要加强内容创新,突破形态限制。在不断产出优质内容的基础上,注重形态和载体的创新,开发多种形态、满足不同读者需求的文化产品。二要加强渠道革新,构建全域销售网络。在传统渠道的基础上,拓展智能分销、线上线下融合等多形态、多场景的新媒体营销渠道。三要深化新技术应用,提升产销效能。加强区块链应用、大数据营销、AI辅助生产等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将新技术融入出版全链条、各环节,实现数智化生产,并为宣传、营销提供强大的数据支撑。四要推进产业发展协同,构建新型生态。深化出版融合发展,进一步加强出版与文旅、教育、影视等其他行业的深度融合,打造新的文化经济增长点。

在云南教育出版社社长周祥看来,《条例》的出台旨在提升国民阅读率、培养阅读习惯、推动文化普及,对出版行业的影响将是多方面的,既有政策驱动效应,也有市场需求变化。全民阅读推广将唤醒潜在读者群体,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及农村地区的阅读需求,推动教育类、少儿读物、大众、生活类图书销量增长。

国家在全民阅读方面加大政策支持,为出版高质量发展、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有力保障。广西教育出版社总编辑陆思成则表示,《条例》将推动出版机构更注重内容质量,深耕垂直领域,做好阅读服务。此外,还将有力推动出版机构图书数字化转型。

“当全民阅读成为全民自觉,出版业将迎来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清华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卢先和表示,《条例》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全民阅读事业从“倡导”迈向“制度化保障”的新阶段。出版社应以内容创新为根基,以技术融合为引擎,以生态共建为路径,在服务国家文化战略的同时实现高质量发展。

阅读推广要避免走向形式主义

然而,在《条例》为全民阅读带来诸多积极意义的同时,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多位受访人强调了阅读推广要避免走向形式主义。亲近母语董事长、创始人徐冬梅指出,首先是执行力度的差异问题。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重视程度不同,基层政府在落实全民阅读工作时,可能会出现执行力度不一的情况。有的地方或将《条例》的落实停留在文件层面,而未真正转化为实际行动。其次是专业能力不足的问题。在一些乡村地区,学校缺乏专业的阅读课程实施能力,教师的阅读指导培训覆盖率较低。这可能导致即使有优质的阅读资源,也难以发挥其最大效能。此外,跨部门协同机制的缺失,可能导致全民阅读工作在推进过程中出现职责不清、资

源分散等问题。社会力量参与渠道的不畅,也会限制全民阅读工作的多元化发展。

樊登提到,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有些人借阅读推广之名获取补贴,却并未真正实施推广的情况。尽管阅读推广兼具教育与商业双重属性,但现在很多商业化书店往往迎合大众需求,售卖工具书、娱乐性质强的图书或者养生保健类图书,忽视了书店的教化功能,对于那些大众不熟悉、觉得有难度但实际上很重要的书,缺乏足够的展示与推广空间。此外,图书市场存在“假书”泛滥问题,主要源于流量逻辑,“假书”利润空间大,有资金购买流量推广,而正版书在这方面缺乏竞争力,部分平台受利益驱动,对“假书”推广持放任态度。据悉,樊登讲的书是“假书”重灾区,有的出版社去打官司维权,法院往往仅能判定封面设计侵权,而判定封面侵权的惩罚力度与获利相比微乎其微。要解决这个问题,樊登建议从法律层面加强对图书市场的监管,加强对书名的保护,加大对封面设计抄袭的惩处力度,依据获利情况进行量刑。

“切实做好全民阅读工作,要注重科学性,避免形式主义,让全民阅读真正落到实处。”徐升国直言,当前实施全民阅读促进战略,财政资金保障的制度化落实是首要难题。在政府财政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如何像保障教育经费一样刚性保障全民阅读资金,亟待解决。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机制也至关重要,应该通过知晓度、参与度和满意度等指标,全面评估全民阅读公共服务的效果,避免资源浪费。同时,全社会需要深化对阅读重要性的认识,将阅读提升到国民文化素养和国家综合实力的高度,而非仅仅看作一项群众文化活动。在阅读方式上,要正确处理传统阅读与数字阅读的关系,认识到阅读兼具公共服务和文化产业的属性,推动两者双轮驱动、同步发展。另外,保障重点人群的阅读权益,比如留守儿童、边远地区人口、老年人群、残障人士等,需要从版权、技术开发等多方面保障他们的阅读权益。

对于《条例》中的少年儿童阅读和乡村阅读等相关举措,徐冬梅提醒在落地过程中要重视把控关键环节。首先是精准适配,要研发符合乡村儿童认知特点和生活经验的分级读物。其次是强化在地化服务,培训乡村教师、文化站工作人员、阅读公益机构志愿者等,建立一支扎根乡村的阅读推广队伍。家校联动同样不可忽视。通过举办家长课堂、亲子共读活动等方式,提升家庭阅读氛围。

创新探索引领阅读风尚

出版机构积极响应 针对《条例》中的相关要求,出版机构纷纷响应并积极调整发展策略。广西教育出版社将继续关注乡村青少年阅读,做好“乡村阅读计划”项目。这一公益性阅读活动自2019年开展,每年在广西的一些乡村学校举办系列阅读活动,通过图书捐赠、阅读交流、作家讲座、阅读研学等形式,满足乡村青少年的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振兴及书香八桂建设。

国家开放大学出版传媒集团将立足现有优势,进一步深耕终身教育出版,不断提升内容品质,切实满足读者多样化、个性化的阅读需求。一是完善全年龄段阅读产品体系。例如,针对“一老一少”,老年教育读物将强化适老化设计和配套服务开发,少儿读物则着力构建更科学的分级阅读体

系。”二是强化优质特色内容供给。培育科普类和乡村振兴类优质出版物,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三是创新供给形式和服务模式。建设老年教育“慧龄空间”和家庭教育阅读空间,推动阅读空间深入社区、养老机构和老年教育机构,量身定制一批实用型阅读产品,实现精准化供给和特色化服务。

在针对少年儿童阅读方面,西南大学出版社将依据《条例》中的阶梯阅读要求,细分年龄段,组织专业团队编写具有针对性的出版物。如为低龄儿童打造图文并茂、简单易懂的绘本,培养他们的阅读兴趣;为大龄儿童提供知识拓展类、文学素养提升类书籍,满足其成长需求;针对阅读障碍者,积极探索与相关机构合作,加大对大字出版物、有声出版物的开发力度,通过技术手段和专业编辑,将优质内容转化为无障碍格式版本,满足阅读障碍者的阅读需求。云南教育出版社将会加大对主题出版、公益类图书的投入,尤其是针对青少年以及面向农村地区、特殊群体的读物。同时细化不同年龄层、职业群体的阅读需求,对老年健康、职场技能、亲子共读等领域的选题策划加强市场调研,推出差异化产品,避免同质化竞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多措并举,以立足自身实际、紧盯读者所需为核心,持续增强高品质文化产品供给能力,为促进全民阅读提供源源不断的优质文化资源。一是持续深化“以主题出版为引领,以教育出版为主轴、社科人文和珍稀文献为两翼”的出版布局。二是加强出版品牌建设,不断提升高品质文化产品供给能力。三是深化科技创新,不断提高以精细化、精准化阅读服务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加的个性化阅读需求的能力。

对于满足不同读者的多元阅读需求,华文出版社则主要聚焦两个方向。一是融合发展,创新无障碍出版形式。以《新时代·中国礼》动画短片为例,该项目通过生动形象的动画形式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礼仪规范。在此基础上,出版社将进一步开发适合少儿阅读的图画书,将动画内容转化为精美的图文故事,让少儿在阅读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也将关注无障碍出版物的制作,为阅读障碍者提供便利。例如,制作大字版或有声版的传统文化读物,让他们平等地享受阅读的乐趣。二是盘活资源,拓展作品展现形态,例如对《北京中轴线》进行内容修订与形式创新,开发了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彩绘本,通过简化文字、增加插图、设计互动环节等方式,使其更贴近青少年的认知水平和阅读兴趣;后期还考虑将《三国冷知识》转化为图文并茂的漫画书或故事集,以趣味性更强的形式向青少年普及三国历史文化,激发他们的阅读热情和探索欲望,让优秀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传承与发展。

拓展阅读传播新路径 阅读推广的核心在于传播知识。樊登提到,在多年创新实践中,讲书、读书社群以及樊登书店等阅读推广模式均取得不错的成效,目前帆书App积累了7500万用户。此外,和多地政府合作打造了上百个阅读空间,为社区居民提供便利的阅读与学习场所。

“推广阅读一定要有教育情怀和社会担当”是广西教育出版社始终坚持的信念。陆思成说,“乡村阅读计划”项目实施以来,哪怕是一个乡村孩子从中获得一点启发,“我们就成功了”。截至目前,该项目累计开展活动超158场,向农村中小学捐赠图书9138册,活动受益读者逾2万人,受到多家媒体关注报道。

(下转第4版)